

# 對教宗致中國教會牧函的幾點印象及回應

陳日君樞機

教宗本篤、出於他對在中華大地子女們的特別眷愛，寫了一封信給他們。

教宗寫信給一個國家的天主教團體，確是一項創舉，這當然因為國內的天主教會過去幾十年經歷了不尋常的遭遇；教宗特別關懷他的子女，並希望在目前看來似是關鍵的時刻給予他們一些指導，幫助他們走出困境。

一個願望：教宗詳細講述的真理都是一些教會傳統及普世共識的原則，全屬宗教範疇，毫無政治意圖，更沒有任何意思攻擊任何人。我的願望是希望我國領導平心靜氣從這角度去解讀，藉此更明白

讀了這封頗長的信，首先我有一個印象、兩個

天主教不能背棄的本質。

還有一個願望：國內主教神父的聲音一向不能上達最高領導，現在教宗的信到了領導們手裡，那末將來主教神父和最高領導的對話可以以這封信為基礎。教宗強調教會是由主教們領導的，主教們和教宗是不能分裂的。我的願望是國內主教神父都和教宗站在一起，讓我們國內的教會真真實實是全世界所共認而敬佩的天主教會，這樣也為我們的祖國爭光。

請細心閱讀教宗的信。教宗的信在對真理的執著及對人的諒解之間達到了可貴的平衡。這信當然不能為所有問題提出每一細節的解決辦法。但在解決問題細節時，人人都應該以最坦誠的心在信中找到啓示。不符合這信的任何解釋會破壞那可貴的平衡，也就是辜負聖父的苦心。

我不是該信的法定解讀者，也不敢自以為唯有我明瞭教宗的信，但既然大家可以細讀教宗的信，我講的，任何人講的，大家可以自己去批判是否符

合教宗的信。

我的根是「地下」的，我所屬的慈幼會的兄弟中，很多為拒絕參加獨立自辦教會而受了苦。

可是我也有福氣認識了不少「地上」教會的主要教、神父、修女、教友，知道他們愛教會的心絕不遜於我們，我的這個經驗也在某程度上幫助了教廷瞭解地上的教會。所以我有信心地上地下的兄弟姊妹對我都不會有成見，我也大膽的向大家說兩句不太討好的話。

### 教宗欣賞地下教會的兄弟姊妹們的受苦

教宗欣賞地下教會的兄弟姊妹們，為了堅持信仰原則而受了的苦。在第一節開端教宗說，「你們對主基督及教會所持的忠誠——有時需要付出痛苦的代價的忠誠——所帶給我的喜樂是豐厚的。」在註解裡更引錄了他十二月二十六日三鐘經前發表的講話，很多有識之士都以為那講話是為鼓勵「地下教會」的。下列的節、段看來可以用在地下教會身上

也可以用在某些地上教會的人身上。

(1) 在第四節第一段他說：「我要爲在中國的教會衷心感謝天主，因爲她在極其艱難的環境中堅貞地奉獻了信仰的見證。」

(2) 在第八節第五段他說：「近幾十年來，許多中國主教悉心領導了教會，他們自己的團體和普世教會過去作出了，現在仍在做燦爛的見證。……他們中很多位遭遇過迫害，或被禁制執行任務，有些甚至以自己的鮮血澆灌滋養了教會。」

(3) 在第十三節第一段他說：「我們怎能不記得在晚近艱難的歲月裡，一些主教和司鐸爲教會作出了經久不衰的見證。甚至爲教會和基督獻上自己的生命。」

(4) 在第十五節講到平信徒時，教宗說：「在中國教會近代歷史最艱難的時期教友們不論個人與家庭……表現出了對福音徹底的忠誠，甚至爲基督付出了苦難的代價。」

## 教宗體諒地下教會的教友

教宗在第十節第五段說：「教友們不必猶豫去參加由與伯多祿繼承者完全共融，又同時獲政權認可的主教或神父主持的聖祭或其他聖事。」

在第十節第六段，教宗更進一步說：「信友們，……在可能的範圍裡當然先該參與與教宗共融的主教和司鐸主持的感恩祭和其他聖事，但如果有嚴重的不便無法做到上述要求時，爲了他們靈性的需要，也可轉向尚未與教宗共融者。」

其實教廷在八十年代已給了這樣的指示，不過這次是教宗親自清楚的認同這指示。地下的神父們不能禁止教友們去地上參加聖事，更不該說那是罪惡。但這裡我也想指出參加「與伯多祿繼承者完全共融的主教、神父的聖祭或聖事」不必猶豫，參加「尚未與教宗共融者」卻是有條件的：「如果有嚴重的不便參加與教宗共融的主教和司鐸主持的感恩祭和其他聖事。」兩者之間是有分別的。

## 共祭的問題

在第十節第四段講到共祭的問題，教宗說：

「先決的問題是宣認同一信仰，並與教宗及普世教會保持聖統上的共融。參加與教宗共融的主教及司鐸共祭是容許的，即使他們是政府當局所承認的，也與國家所設定、並在教會結構以外的組織保持一定關係，祇要這種認可以及關係不包括要否定信仰上及教會共融上不可放棄的原則。」

這裡教宗的信申明：忠於聖統共融及參與地上

教會是可以共存的。有人會問：地上教會不是和愛

國會分不開的嗎？當然，教宗知道這情形，可是他也

知道許多地上教會的成員完全不接受愛國會獨立自辦教會的立場，也從來不叫這些口號，他們祇是

陽奉陰違。政府也容忍接受，兩邊都作出了妥協。

當然，如果有此主教、神父、教友口口聲聲常說堅持獨立自辦教會，他們當然不能說是與教宗真正共融。還有那些參加了非法祝聖主教的主教和接

受非法祝聖爲主教的神父，除非他們有所公開交代，別人也很難知道他還與教宗共融與否。教宗在第八節的第十二段說：「可惜……有些已經合法化的主教(也)沒有任何表示，來清楚地證明獲合法化的事實。……合法化的神長應不斷地作出更多明確的行動，以顯示與伯多祿繼承者完全的共融。」

教宗的信我們該詳細的看，不能太樂觀的說，現在跟誰都可以共祭了。教宗很寬容體諒，但他不能不向他的子女有所要求。

## 地下教會該否「上來」？

關於地下教會該否「上來」（爭取政府的承認）的問題，教宗讓個別主教，按地方情形去作抉擇。但教宗也知道那是一個「很困難的選擇」。教會得到政府的承認，能公開自由運作本是天公地道的，但「在認可的過程中，有爲數不少具體的案例，更可說幾乎經常地，某些機構的干預迫使有關人士要作

出一些違反公教徒良知的表態，行爲和承諾。」看了這全文怎麼可以說教宗「鼓勵」地下教會都上來呢？

主教在作出決定前要「聽取神父們的意見」，主教作決定後，教宗希望神父們能接受。他也知道「爲有些人是痛苦的」。他的這要求明顯是爲幫助那些最近已由地下上來的主教，他們的司鐸團嚴重地分裂了。但米已成炊，教宗在這裡勸勉神父們和主教修和，大家努力，在已成的新形勢內，團結爭取真正的宗教自由。

## 修和與合一

教宗這封信的主題，除了清晰重申天主教會的宗徒性，也衷心呼籲教會內進行修和。但他知道實在情況，在第六節末二段他說：「此（修和與合一的）路途不可能一日之間完成」。大家要做的是努力向準確方向走：「依從來自聖神內的啓發，寬恕彼此的嫌隙，彼此接近，互相接納，打破藩籬，超越

能使你們分離的一切。」第一個目標是心靈的合一。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曾說：「目前的修和及合一並不是一個"TRAVASO"（把兩杯內的東西倒成一杯）。制度及架構的合一還未必可能。在有些地方由地上來恐怕就會失落目前僅有的一點自由，那當然不是教宗冀望的。

弟兄姊妹們，把美好的意願放在祈禱中，同時腳踏實地地細看教宗的信！

口